

呂東萊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東萊文集

(一)

呂祖謙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萊集四十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臺。釐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錄三卷。又附錄拾遺一卷。卽今所傳之本也。祖謙雖與朱子爲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闊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闢裝館職策。亦說得漫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散見於黃營滕璘所記饒錄。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華藻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爲空疎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語類稱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甫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僞作。想又多在云云。是祖儉等編集之時。失於別擇。未免收入贗作。然無從辨別。今亦不得而刪汰之矣。

重刊呂東萊先生文集序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設立崇文書局。余奉檄督校。與同校監利王子壽比部。朝夕過從。時余方搜求遺籍。擇其文之足以載道者。付諸手民。王君曰。求正學。刊遺書。而不首登鄉國之先賢。可乎。君婺人。開婺州理學者。呂東萊先生也。其文集猶有存耶。版無恙耶。余應之曰。是余所童而習之者。今廢讀將二十年矣。惜其版已燬。家藏本亦屢因遷徙。散佚不全。兵燹以後。屢寓書僚舊以求之。而又不果得。聞君有是書善本。盍假觀之。王君諾。遂出以畀余。余大喜。如獲拱璧。重付棗梨。八閱月蒞事。嗟乎。先生之文之傳於世者。博議一書。猶非其畢生致力者也。顧以其文利舉業。世盛行之。今讀集中諸說。蓋深有會於天人理學之原。家國脩齊之要。其有功於聖教。更非博議可比。而習舉業者。每以罕觀其書爲憾。工既竣。以原本還王君。用誌顛末。弁之簡首。願有志正學之士。熟讀是書。俾知關洛之傳之不絕於南渡者。先生實爲津梁焉。是爲序。同治戊辰春三月郡後學胡丹鳳月樵甫謹識

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婺郡爲小鄒魯。居此土者。皆言理學之邦。至問以理學之淵源。則茫無以應。卽或能舉其師弟子承傳之詳。至叩以諸儒深造自得之旨。則猶之茫然也。蓋文以載道。豈非以文之不傳。則其所以爲道者。亦無從攷乎。婺州之學。至何王、金、許而盛。而東萊呂成公首濬其源。蓋自其祖正獻公與涑水司馬公同朝。往來於河南二程間。最契。滎陽公則受業二程之門。至於南渡。北方之學散。而呂氏一家獨得中原文獻之傳。其官檢討。則識陸象山先生之文於南宮。而資其切磋。又時時與朱文公、張宣公講貫不輟。一時濂、洛之學。煥然昭著。今漢陽張公以簪纓名胄。出守婺郡。重創麗正書院。有興起理學之意。夫理學之衰。衰於過分門戶。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入門途徑。不必盡同。象山先生曾有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菴似伊川。而朱文公則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做著實工夫者。惟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實敬其爲人。未可輕議。其互相推重如此。世徒見其著論。偶有不同。遂各相詆。甚至使理學之壇。劃爲鴻溝。成公逆知後世流弊。勢必至此。欲兼通兩家。使歸於一。最爲卓識。且其學近裏切己。貴涵養實踐。不貴爭辨。於洙泗爲近。其爲人閎廓平粹。志在經世。而恥苟合。其爲文波流雲湧。珠輝玉潔。爲一時著作之冠。其釋經研精覃思。婉轉歸已。拔義於訓詁之外。讀其書可知也。今考亭象山之書。皆傳於世。惟成公所著。自博議外人皆罕觀。文統及五先生集。則略而不備。偶於蘭谿學博褚先生處。見其遺集。而脫簡不少。思得重吹灰燼。彙萃成集。以嘉

惠後學而苦於無貲。乃因及門陳允瑛謀貲於其季父陳君宸若。一言慨諾。經今十載。不得完本。蹉跎不舉。今年蘭谿弟子唐思臣。購於葉老人之子而得之。葉老人者。名自合。予舊友也。少時爲章無逸先生門人。無逸先生身任婺州文獻。凡遺書之垂滅而不盡者。賴以存傳。而老人所手抄書。不下數千卷。向嘗出以示予。不知其有呂成公集也。今一旦得之。十餘年宿願。幸而得酬。仍謀諸陳君。慨然允諾。猶初志也。方予與陳君訂刻此書時。其長子年可十三四。眉目娟秀。今已爲諸生。次子才思傑出。其館甥程君敬一。舉庚子副榜。一門斯文之盛。斐然駿發。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蓋自其表彰先賢之一念開之矣。安知婺州之學。不歸陳氏乎。麗澤者。成公講學地也。鞠茂草而雜瓦礫。不知幾何年矣。今張公於其祠側。捐俸重構。廣袤精好。比舊過之。夫有其地而無其書。其學不可興也。有其書而無其讀書精思之人。其學亦不可興也。今當書院初成。而其書復出。此唱彼和。不謀而合。意有人焉。出而講明呂氏之學者乎。婺壤方數百里。山川之靈如故也。居此土者。豈無英俊。宜必有卓然自立者。起而共仔肩之。以成賢太守興起道學之意。庶不負小鄒魯之名乎。其拭目俟之。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大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稿。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公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眞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鐫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自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旣以質諸先友。因輒記於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自右丞公好間隨駕之武林。而知其道之南也。呂氏三朝宰輔。文獻名家。而三子朝請郎。弼中復自武林遷婺。再世而生先生。先生得理學正傳。心平氣和。一切殫近。裹着己工夫。嘗曰。操存則血氣就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故其爲文也。如匣劍帷燈。渾金璞玉。髣髴時讀其遺編。恍見洙泗支流。而一種靜穆之致。使人彷彿興起。惜世遠年湮。殘缺不克概見。庚子夏。余膺簡命。出守是邦。每欲蒐羅彙帙。而不逮也。越明年。政平歲稔。百廢具舉。竊欲端風示之本。以爲世道倡。因合麗澤。崇正二書院。而一之以重新焉。致麗澤。實先生晚年講學會友之所。然祠雖重新。而先生之遺編。仍未一二數數觀。又明年三月。院長王君虎文。以先生遺集一冊見貽。且索敘。余詰其所以。迺蘭邑唐生購於葉老人之子。而陳子允琚謀於其季父陳子宸若。而付之剞劂者也。余受而讀之。欣然曰。物莫不聚於所好。其信然歟。且不寧惟是。先生之宏詞偉句。非第手澤之所存。實爲心思之攸寄。夫亦安知殘編斷簡。非有靈爽爲之呵護。而能留此耶。而余謂是集之出也。有三善焉。二陳與唐。其表彰之彥也。葉老人之子。其柱下之藏也。余守是郡。日望郡之追蹤曩哲。率先爲理學之區。雖其他尙俟調劑而已。見先生之文。哀然成集也。將不得爲子厚之於柳。昌黎之於潮也哉。爰卽諾而爲之敘。時雍正昭陽單闕之歲。宿月上浣。知婺州事晴川後學張坦讓拜譔。

呂東萊先生本傳

王崇炳撰錄

公諱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曾孫也。祖弼中。右朝請郎。父大器。右朝散郎。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公公著。自壽春徙開封。建炎南渡。右丞始居婺州。公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少從林公之奇。汪公應辰。胡公憲。遊。既又友朱晦庵。張南軒。講學益精。初以廩補官。未上。登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第。去其生紹興丁巳年二十七歲矣。又中博學弘辭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乾道二年。丙戌。丁母夫人曾氏艱。護喪歸婺。廬於武義明招山墓側。四方之士爭趨之。乾道五年。己丑。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時南軒張公爲守云。六年。復召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公在館職。而張公南軒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兼講官。與公同巷而居。七年。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八年。爲省試考官。公平日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比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入服其精鑑。未畢試。仍丁父艱。歸。九年。諸生復集。劉子澄來。陸子壽來。淳熙元年甲午。公居明招山墓側。五月。如三衢。陸子靜自臨安來。是年服除。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乙未。公如武夷。訪朱元晦。留月餘。元晦送公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而歸。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論。

適從及會。公問陸子壽別後新工。子壽誦其所作詩曰。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子壽纔舉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比叩子靜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色變。及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元晦益不懌。遂罷講。翌日。元晦與伯恭樹義數十子。靜皆抵之。子靜曰。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泥。淳熙三年丙申。復會朱元晦於三衢。是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燾薦也。四年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悉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嫉。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徧察。勿謹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

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遷著作郎。請告歸。五年。爲殿試考官。仍除著作佐郎。兼史職。其冬。得疾。請祠。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海書成。採取精詳。黜浮崇雅。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爲之序。賜銀絹三百疋兩。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官。不受。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受。乃歸。婺。淳熙八年。卒於家。年四十五。公三娶皆先卒。一娶韓尙書元吉女。繼室卽元配韓氏妹。繼娶芮氏。故國子祭酒芮公燁女。一子曰延年。甫三歲。官至侍丞。一女曰華年。歸於潘景良。葬武義明招山祖塋之右。公之學。以關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文公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公常與文公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原。凝聚淳蓄。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文公常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文公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

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遜。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真可謂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教。公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卽而祠之。仍賜諡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潘景憲、鞏豐、潘時、杜旗、戚如琥、陳黼、倪千里、趙彥矩、葉邦、葉霖、葉謹言、夏明誠、汪洵、張堦、石範、時灃、時瀾、戚如圭、戚如玉、時鏞、時錡、李厚之、汪大度、朱塾、鄭宗強、趙燁、邵津、徐暄、康文虎、陳孔碩、黃人傑、宗天則、孟行古、楊誠之、孫應時。及其弟祖儉。祖泰。載萬。季野。儒林宗派。

朱文公曰。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有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弘。識量閎廓。旣海納而淵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秉之旣厚。而養之深。取之旣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備。

陸象山先生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

周參政子充曰。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儷。

文公又云。伯恭亦曾看佛書。然甚深。不見於語言文字間。

又答劉子澄書云。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百凡。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以上纂宗傳廣錄

心不能遯於其言。言不能遯於其心。心與言均不能遯於其所學。卽其言。而其人之心可知。其人之學亦可知。然不能自見其心。何能卽所言以見古人之心。學焉而不得其門軌。又何能卽古人之言與心而窺見其所學。今先生之言。具在。知之者讀其書。如面質於一堂。不然。則陳言已矣。箋、表、啓、狀。非言學之文也。而首列之。何也。曰。仍舊貫也。而未嘗不可以覘所學也。草木有臭味。神農嘗之。卽知其性情。用之以已疾。而生天下之人之言。亦各有氣質臭味。因言以觀其氣質臭味。而其人之學可知也。卽謂箋、表、啓、狀。皆言學之文可也。

先生之學。見於書牘。然不但可以覘先生之學。併可以觀所與交者之學。觀書方。而病者之輕重可知。觀孔子發言。而弟子之淺深可知。觀孟子開口。而時君之器局可知。故觀先生諸書。而朱文公之學可知。張宣公之學可知。陳龍川。陳君舉。諸公之學。皆有可得而知者。

先生之釋經。非釋經也。皆以其平日之所學。而借經以發之也。故往往附經以起意。或離經以廣義。而不必附麗乎註疏。故訓詁家多不采。蓋單傳之書也。

呂子約壙記云。讀詩記三十卷。今此編原本所載甚少。此編蓋先生之姪喬年。收拾於散失之餘而錄之者。然今世好古之士。皆言讀詩記三十卷。則當世尙有其書也。易說。壙記不言。而此編獨備。惟下經。自兌卦以後。皆缺。

先生大事記。蘭溪先輩。曾爲鏤板而工未竣。今在嘉興陳紫馭先生家。其古本。予見之於蘭谿唐家。惜無人爲之刊布也。先生之學。以涵養性情爲主。大概有志於程伯子之爲人。然明道本源了徹。精言粗語。皆歸第一義諦。先生尙隔一間。惜乎無年。需以歲月。豈不足以入室乎。

考亭之學。廣大。金谿高明。南軒精粹。先生欲到金谿之高明。而牽於考亭之廣大。而不決。欲到考亭之廣大。而限於年力。其於南軒。雖日切磋而未啓其鑰。南軒工夫要約。先生詳密。考亭如百鍊精金。光輝閃爍。先生則良玉溫潤而栗然。

讀先生文集。一日十二時。有一刻不是學否。晝思夢想。有一念不是學否。出言吐氣。有一句不是學否。

崇炳附志

呂東萊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劄子

卷之二

策問

啓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書

卷之六

記

序

銘

贊

辭

題跋

卷之七

墓誌銘

卷之八

墓誌銘

卷之九

家傳

祭文

卷之十

官箴

宗法條目

學規

卷之十一

詩

卷之十二

易說

卷之十三

易說

卷之十四

易說

卷之十五

詩說

卷之十六

禮記說

周禮說

呂東萊文集

目錄

卷之十七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十八

孟子說

卷之十九

史說

卷之二十

雜說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一

表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材。佩郡紱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撫躬跼蹐。泣事凌兢。中謝竊以羣臣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邇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緊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底乎康乂。瞻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考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共理。必東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遺族。冥心造化。已絕意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薦。遂誤畀於蕃宣。自揣庸虛。若爲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燾之中。凡茲銅虎之頒。尤謹玉關之戍。曾何疎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條。輯寧閭里。挈鉅守器。誓力保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縻於廩祿。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車之章。乃容專達。恩旣均於錫土。誠復敢於籲天。中謝惟領下之小邦。實江西之

宋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一
東陽王崇炳虎皮文直編輯

窮處。廐傳据南北之會。廩稍積前後之增。民力凋殘。無以追隨他郡。地望卑薄。不足搖動有司。既弗克勝。復難自愬。秩居人後。憂在衆先。如臣者。聲迹至微。技能甚短。折肱州縣。雖險阻之少嘗。屈首簿書。顧神明之已耗。晚推遷於官牒。誤畀付於守符。若爲拊摩。以稱臨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敷施鴻化。丕冒上仁。視邦選侯。方旁求於召杜。攷圖數貢。亦罔問於邾滕。凡有職知。同歸責幃。臣敢不布宜詔命。遵奉教條。尺寸之膚。護養何裨於大體。斗升之水。涵濡終覲於餘波。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匱。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於裔土。中謝竊以舜門穆穆。輯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旦。率履舊章。肆勤前席之咨。溥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臂指豪英。凡膺賜於朱幡。咸觀光於丹扆。如臣者。至譴而拙。甚愚而疎。弓箕久負於家傳。簪紱偶逃於官謗。長江右壤。筠水附城。頒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款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下天上施。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總攬。邈在河山之外。皆如廉陛之前。臣敢不遵奉章程。慰安黎庶。惇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郡封。少效挈餅之智。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厲精之朝。嚴於置守。坦明之訓。飭以臨民。佩天語以在塗。參土風而問俗。中謝竊以大江之右。一障甚微。行闕之旁。九畿莫近。地輕而責重。賦寡而費多。指日待糧。皆尺籍伍符之舊。無時致餽。當大車駟馬之衝。

紛罷遣之相仍。凜支持之不暇。誰與領此。厥惟艱哉。如臣者。受性顓蒙。降材譾薄。東西隨牒。飽郵傳之風霜。旦暮坐曹。老簿書之歲月。豈期末路。驟試小邦。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輪運輻集。合華夏以來王綱。舉網疎。繼方維而受職。矧在封圻之內。實同廉陛之前。臣敢不遵奉詔條。慰安閭里。挈餅假器。誓殫守邑之勤。毀瓦畫墁。少答食功之義。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埃罪倉曹。無裨邦計。分憂江國。尙玷藩條。丁寧臨遣之榮。忱惕拊摩之責。庀官甫始。拊己載兢。中謝維是廬陵。介於楚甸。土膏而人瘠。物夥而俗貧。萬室連蔓。剽奪時鳴於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於舳艫。匪時通材。疇荷隆委。如臣者。賦資譾薄。涉世闊疎。兩郡民編。蔑矣慰安之效。二年省掾。居然尸素之慙。亟求襍被之行。復與剖符之寄。力綿識牒。職重事叢。惟仰恃於乾坤。或俯資於塵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配天立極。繼聖御圖。恢舉閎摹。網在綱而不紊。操持大柄。臂使指而必從。雖遠在於江湖。猶近臨於軒陛。臣敢不布宣詔令。懷輯里閭。急效近功。忍自謀於寵利。深根固本。誓勉盡於拙誠。

爲梁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二首

奏牘升聞。屢干聰聽。詔函寵答。尙闕俞音。輒忘難犯之威。敢述終辭之義。中謝伏念臣。志雖許國。材不逮人。高位難居。久弗勝於指顧。厚恩未報。姑少緩於乞身。若繇慶典。成重拜明綸之渥。旣躡崇秩。復荒大邦。則異時避寵之言。皆爲虛語。平日惡盈之戒。自負初心。苟必強之受而納之貪。孰若聽其辭而全其守。

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懇款深體精誠察其累疏之陳非敢片辭之飾九關霄漢倘籲告之莫通一舸江湖將歸休之繼請

顯冊昭融光於二典需章懇款闕以九關不勝墜谷之憂嗣上循牆之請中謝伏念臣起繇疏賤濫與幾微肆惟竣事於明禋並奏鴻名於慈極職是討論之重獨出鼎司凜然繪畫之難莫窮坤載敢圖詔綽概陟官聯歷考前聞邈無近比欲展終辭之微志敢循再瀆之常科崇聽益高奏封復卻雖隆威之難犯覲拙守之獲伸伏望 皇帝陛下鑒厥忱誠體其控訴厲弼諧之廉恥用振四維改慶賜於英材以全三樂曲收成命少穆師言

爲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天命匪懈載儲滋至之休地道無成彌懼大來之福敢辭屢瀆尙冀終從中謝伏念臣久以瑣材辱於宰枋內積食浮之愧豈獨危身仰思覆餗之憂將難報國於昭明祀克相盛時顯若顯承皆羣工之祇肅穆然昭格本上聖之寅恭顧慙老臣曾何報効乃颺渙汗之號乃增湯沐之封誠懼難殫兪音尙闕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拙守博採師言紓其負乘之慙裁此告廷之渥雖多邑不惜固仲尼愛繁纓之心然足欲故亡亦晏嬰辭邶殿之義

爲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表

列第環宮方極奉承之樂周廬設衛載延似續之榮烏奕觀瞻淩兢佩戴中謝竊以東平諸子印猶限於

能趨魯國五名。類僅稱於同物。疇若覃龐。恩於襁褓。矧惟錫美。稱於冕旒。此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高視穆清。游心昭曠。巍巍蕩蕩。共瞻太極之尊。繼繼承承。爰篤曾孫之慶。願弼成於幼學。用克對於鴻私。

再爲慶王謝太上皇后牋

溫清承顏。慈極夙承於椒屋。焜煌發命。光風初轉於蘭芽。吉語甫傳。微躬載惕。中謝竊以元氣兩儀之運。資始資生。天枝四葉之祥。以嗣以續。慶流繁衍。爵及攜持。此蓋伏遇 太上皇后殿下。德冠河洲。化孚宮闈。周邦肯喜。惠旣篤於曾孫。晉錫用蕃。福本承於王母。願益開於蒙昧。庶仰答於坤元。

爲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以上並乾道六年七年

懇款屢聞。危衷已竭。瞻存雖渥。鄙守難移。盡布精微。仰祈原省。伏念臣。起於韋布。職是機衡。進則有未報之上恩。豈容苟去。退則有難酬之重責。安敢自私。使其筋骸。粗可鞭策。或以識慮短淺。而逢尤悔。或以舉指乖謬。而干譴呵。亦旣冒居。皆不敢惜。今乃足疴重腿。目眊茫洋。蓋表著之所共瞻。而冕旒之所親見。如州縣官曹之末。若簿書期會之間。小有罷癯。隨卽汰斥。而塊然衰疾。据此崇嚴。略貴而問卑。置近而治遠。恐凡被譴之士。皆且指臣爲辭。雖欲示恩。乃妨責實。伏望 皇帝陛下。曲留聰聽。俯鑒忱誠。念臣所陳者。繫國體之重輕。察臣所求者。匪身謀之安佚。特捐祠廩。俾解政途。則臣當更召精神。祓除疴疹。已誓異時之廢殞。不惜捐軀。用明今日之逡巡。本非避事。

誠惻升聞。所期得請。溫言賜卻。未卽報俞。進忘難犯之威。仰籲蓋高之聽。伏念臣氣昏質弱。材薄慮疎。聞

國論之幾微。坐彌三載。問政途之委寄。何補一毫。慙愧相乘。疾疹交作。眊然瞻視。於文牘而已艱。憶矣步趨。雖會朝而猶憚。涉冬浸劇。與日俱增。引大體而經遠猷。素非所及。效小勤而躬細務。今又不能。若復自安。可謂無恥。洊歸誠而控懇。覬從欲而憫憐。公其尸曠之誅。豈容善罷。私以奉承之舊。尙許免歸。忱迫之誠。殫竭於此。伏望 皇帝陛下。至明燭隱。大度包荒。若愛其去而積其愆。必難覆護。惟遂其誠而解其責。乃盡始終。賦以真祠。還之故里。則臣憂危既釋。衛養可專。假其休惕之期。少加砭劑。付以煩勞之事。敢憚馳驅。

爲韓尙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輔郡罔功。方籲天而瀝懇。潛藩非據。乃易地以疏恩。優假至深。淩兢曷已。中謝伏念。臣奮繇平進。親受異知。參言語侍從之流。遭逢厚甚。責獻納論思之効。稱塞缺然。假寵清廂。分憂近甸。拊摩無術。幸及於食新。全度有加。訖蒙於念舊。惟建溪之作屏。實代邸之啓封。屬此丐閑。眷焉改畀。宦游未遠。馳驅尙記於壯時。民力已殫。凋瘵頓殊於前日。姑勉圖於綜理。恐終負於使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燭萬微。惠綏羣獻。本末輕重。咸歸統御之中。大小短長。不出範圍之外。顧如衰鈍。亦獲便安。臣敢不上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里俗。雖粗識其二三。王澤國章。曷布宣於萬一。

仁宗皇帝玉牒畢賀表

以下並宣統五年

天發慶源。衍王支而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今日載燭。上儀交舉。中賀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於

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運歷之靈長。炎宋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眞主。並輯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宗小宗之蕃。申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崇成。繇宣祖以來。咸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鴻圖。振振信厚之風。皞皞太和之治。銀潢滉漾。玉版闕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懿鑠龐洪。函生閭澤。恭惟 皇帝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繫綿延。監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模矩矱之遵。式是不彛。對于華旦。臣等參聯庭筵。親覩邦祺。聖統聿傳。陋柳芳永泰之譜。休聲遠繼。廣石介慶歷之詩。

又代宰臣以下進前譜畢賀太上皇帝表

清都絳闕。固高視於羣生。寶系璿源。實仰資於太極。告成典冊。垂裕仍雲。中賀竊以顓穹生民。濬發皇宗之盛。丕天大律。於昭帝繫之嚴。顯允熙朝。肇開聖統。德隆澤厚。命旣僕於萬年。胄遠族蕃。譜方登於六世。咸疎區別。昭穆派分。雖國論民言。不至齋心服形之地。然宗盟家政。猶關問安視膳之時。爰揀日以龜從。咸望雲而鼇抃。歡騰需牘。慶集叢霄。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淵靜化元。希夷物始。大綱授舜。旣蕩蕩以無名。九族睦堯。本親親而有敍。光宅穆清之邃。具膺蕃衍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觀盛事。中興功業。斯干詠輯於弟兄。百世本枝。陳錫永觀於孫子。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觀天四序。斂一歲而成冬。稽國九經。與羣臣而同體。趣頒商箚。下逮周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不冒羣工。誕敷洪施。當未明求衣之際。穆若有懷。顧大寒索裘之時。淒其將至。乃申舊典。以示深仁。臣等覆被君恩。糜捐邦賦。仰思報上。傾星辰拱北之心。俯念裕民。斥杼柚大東之詠。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聖旨。以臣所編文海精當。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篇無取。錫命有加。旣叨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內府便蕃之錫。人微恩厚。感極涕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淵懿。粲然衆作。思探撫以無遺。藁爾小臣。懼討論之不稱。已逃罪戾。仍被眷私。抱慙懷鉛。曷副右文之意。賜金增秩。徒慙稽古之榮。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祕書省表

東觀書林。久徯漢儀之覩。西崑策府。載瞻周馥之臨。嗣三紀以閱摹。軼百王之盛節。中賀竊以斯文興替。與世降升。自我祖宗。嚴載籍萃藏之地。于時典冊踵乘。輿遊幸之書。從容箴誨之求。廣大峻良之聚。炎圖再造。華省一新。爰親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重明善繼。太極丕承。乙夜牘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昕朝班入。思中典儲養之有原。乃臨三館髦彥之躔。乃展列聖圖書之奧。帝暉下矚。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雲宣純繹之音。一日萬幾。曾靡齋居之暇。九流七略。獨煩清蹕之留。蓋以恢稽古尙德之風。夫豈爲飾治樂成之舉。聲明布濩。慶澤汪洋。恭惟。皇帝陛下。秩敘邦經。裁

成王度多聞將求建事。旣惠顧於簡編。大亨所以養賢。復均頒於肴醪。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第從臣之頌。敢揚厲於鴻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宣於德意。

奏狀劄子

爲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 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竊省循。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深懼識耗力淺。踈闊舛謬。仰負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惴惴。懇辭弗俞。黽勉遵承。皇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往來者皆言嚴之爲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繁重。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望威嚴。顏色之始。冒昧控訴。天慈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訊僚吏。參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爲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具本末。上干天聽。臣照對本州丁鹽錢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斛。計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卻納絹一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陪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鈔。支給袋鹽。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鹽給旣停。絹價復長。浸久增目。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

殫竭。職此之由。臣請爲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嶺隈。淺畦狹隴。苗稼疏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般販。斗斛爲命。旬日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斷絕。米價騰涌。大小嗷嗷。便同凶年。每歲合六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碩。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糧。逐年婺州應付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尙闕一萬三千一十碩。其爲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邨邊溪去處。每經巨浸。垣牆頽仆。廬舍傾摧。資用散失。生計蕭然。若遇寇盜。整葺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一丈二尺八寸。其雙丁以上。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在兩浙最號爲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三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三釐。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斂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通計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產稅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爲有產。大率所納不過尺寸、分、釐、升、合、秒、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稅戶。共管四萬

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戶。無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厓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於上司督責之嚴。汗顏落筆。盛額用刑。笞箠縲繫。殆無虛日。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彊悍者窮塞無聊。散爲攘竊。四方遂指嚴州爲多盜之區。非廣俗獨鍾於此土。蓋丁錢偏重於他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貌丁。民間旣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天闕。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爲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係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爲密邇。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里之間。斯民顛頓。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拊摩。尙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悉意上徹旒扆。臣恭覩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三省同奉聖旨。永道、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稅之外。尙循馬氏舊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將逐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永道、郴、桂陽監、茶陵、四郡一縣。邈在湖廣。太上皇帝明見萬里之外。不異遠方。捐賦予民。本州幸在闕門之側。反不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澤。臣竊痛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縣、及衢、婺、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俯子。吏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

則乞蠲免一半。粗寬民力。亦爲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爲滲漉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絹。出於一切。本非常賦。陛下約己節用。凡以爲民。異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尙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本州始。况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遽敢援例。惟願睿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亟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澡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厯之施。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聞自古淮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晏安之適。聲色之娛。瓊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厲大有爲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下。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爲天下賀。前古之君。亦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爲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爲尙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輕用之。眞責治效於曹。縣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竊爲儒學賀。夫不爲

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縕。妄意揣摩。觝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材不能者耶。智方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取進止。

臣仰惟陛下神武英睿。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脩人紀。凡偷惰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舉無所逃。在位在服。將皆順上所嚮。各肩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陛下旣已知所惡。將順奉承者。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當定。方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豫謀。古之君臣。如句踐、種蠡、如高祖、良、平。相與共圖大計。反覆籌畫。至于今可攷。曷嘗敢易爲之哉。今委

靡者既不足言將順。奉承者多爲贊美稱誦之詞。既未嘗獻疑。復無所論難。夫一郡一邑之事。尙疑者半。難者半。參合審訂。然後至於無悔。况天下大計。果無可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敗利鈍。其責將皆歸於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再三商確。胸中了然無惑。然後敢以身任之。雖死不憚。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眞如是之同哉。特欲嫻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爲他說自解而去。獨遺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徇國捐軀之志也。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政患協心者之不多。臣豈勸陛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唯願陛下精加攷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爲先。以何事爲次。意外之禍。若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始加采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矣。然後與一二大臣。合羣策。定成算。次第行之。無愆其素大義之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唯陛下留神取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寓內是圖。前代帝王。聰明勤儉。僅得陛下萬分之一者。莫不隨世而就功業。未有如陛下汲汲望治。十有六年。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殆羣臣不足以佐下風歟。陛下自履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置矣。方其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者乎。其所以敝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陛下生知天縱。隨即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於今日者。實由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助也。然志勤道遠。遷延至於今日者。亦由陛下聖

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也。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加之總攬既久。圖事揆策者。多不如陛下之精審。議法定令者。多不如陛下之明習。甚則私意小智。又多不逃陛下之識察。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獨運萬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序而言之。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奪於多欲。則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陛下於聲色。於游敗。澹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於獨運萬機。故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效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厥今寇敵陸梁。而國讐未雪。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寧。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極之時。官寺充滿。而媮惰苟且。無庶績咸熙之效。降附布於郡縣。而未免於疑沮。帑藏耗於軍屯。而未免於怨嗟。陛下欲寬宵旰之憂。要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捨規矩準繩而徇人。惟忘勢盡禮。有賓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機。則非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攬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拱熟視。沉浮取容。陛下宵旰之憂。誰與圖之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陵奪。而後安。向者大臣往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據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患猶未盡見也。一旦有事。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爲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重哉。如曰臣下

權任太隆。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陛下至公無我。左右之臣。雖素號親密。至其有過。威斷力行。何嘗有所牽制。可否黜陟。裁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過供指顧。傳命令。何嘗假以事權。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機。事由中出。聽其聲。不察其實。妄意在旁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侍智熟。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於外。故人稍稍鄉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雋。各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爲左右者。亦得全其恩意。保其寵祿矣。狷介之士。忿激過當。至以漢唐權倖爲比。誠非所擬。然人之關鬲經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思詆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憂。將見之矣。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虛心屈己。以來天下之善。居尊執要。以總萬事之成。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誠意篤而遠邇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帝三王之治。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臣愚戇。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俶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

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讐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蹙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騖。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爲陳腐。爲迂闊。範防既徹。無復畏忌。何所不爲。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減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祖宗化成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腴削之乎。臣竊謂今日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燕。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圖回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尙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正。某竊見文海原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尙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某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他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

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爲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某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掇英華。仰副聖意。而某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作述之指。黽勉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纂輯繆戾。加以繕寫纔畢。偶嬰末疾。尙恐疎略牴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伏蒙輔臣具宣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原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本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不勝惶懼俟罪之至。

直祕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宣諭繕寫投進。今月四日。承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祕閣。又蒙聖恩。賜銀絹三百疋兩。某竊自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凡。實不足以稱討論之選。黽勉承命。冒昧奏篇。疎略舛差。無所逃罪。敢謂上恩隆厚。寵數過宜。蚤夜以思。不遑寧處。人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前人文集。略從其類。徒淹歲月。何有勤勞。又况去取之間。豈能允當。方聖上書實之日。尤重職名。非有顯功。未嘗除授。兼某已拜金縢厚賜。至於寓直中祕。實爲太優。豈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欲望朝廷矜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祕閣恩命。速賜寢罷。干瀆朝聽。某下情無任悚慄之至。

再除著作郎史官辭免劄子

恭准尙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呂某除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伏念某頃者備數著庭以病自免聖上錄其鉛槧之微勤畀之貼職以寵其歸綏獎覆護愈無近比臥家以來未及兩載公朝記識不替除目已頒旣還舊職復隸史觀深惟厓殘小臣至愚極陋仍歲所蒙被者雖麀捐九死無以仰酬使筋骸僅可自比於人所當奔走就列勉思稱塞實以右支風痺久成廢疾戴大恩而莫報顧薄命而自憐冒昧控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新命依舊差注宮觀庶霑微祿以養餘齒候指揮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某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勅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某竊自惟念一介妄庸無所取似疾病沉痾已爲廢人公朝記識不忘始則欲加被飾俾之廁於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其病貧又復寘於職優俸厚之地人微恩重感極涕零豈不欲輿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宮觀差遣候指揮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二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爲飾治之具。下非借爲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書。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爲己不爲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爲綱。何者爲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彥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爲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

答能辨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況揚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可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夫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尙奇而不求其安。辯尙勝而不求其是。論尙新而不求其常。辭尙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救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磨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渝。未逢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帝。宇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歎。俯眎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歎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儷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卑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仍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衆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猷告。自源徂流。甚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倣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顓臾。而急蕭牆。聖賢之言。

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土榮驚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庭公卿。翫細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其脾而係其頸。則疎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鈇鉞鈍。養靡護疽。媮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既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摩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略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概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匈奴。爲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嫚朝之惡。不敢肆也。今攬其疏。或汎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尙得爲知大原乎。大原旣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埒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躋足而覲其聽。一則虛心而俟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俟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特要約。以爲固。則爲治之大原已墮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不待觀

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旦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泝大原之舟楫也。中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於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綦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睽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矣。何暇恤其後哉。考之於史。元宗渝其約。不待他日。方崇持國秉之時。旣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爲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爲而疑王仙童之効。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爲而許閭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揚思勉。名出宮壺。駸駸乎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侔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爲帝王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侈心邪念。闕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機。羣情衆論。隱匿壅遏。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

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砭。蹙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爲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闊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倣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卽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許。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許。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爲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爲淳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銜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芽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簞人。借隙光以目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事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閭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厖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諛。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肩鏃。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

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末流汜濫。雖崇尙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兢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諛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知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於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不自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嫻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己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於朝。議於堂。扞於邊。皆便捷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觀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滯。遂概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彊狼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敍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敝唇腐。本爲誰計。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尙論前世誼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旣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卽墨大

夫終身尤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王。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覲縷。千百疏而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旣以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尙未能半前代之效。讐恥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爲漢唐憂者。亦十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尙有可思者耶。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卽墨之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尙有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見去一小人。是一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摭遠馭。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徧乎。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耄。訴擇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懈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覲繼之。向若涇固專一。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尙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爲治之大原。提其統。据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躐等而議。

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啓

點近臣之薦牘。內愧疎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俯微躬而忱惕。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夢之南州。素

號江淮之要地。黃堂勝概。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想曹劉之雄烈。會啓恢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疏亭障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輯寧封部。儲峙芻糧。拊凋瘵而民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通濟之才。豈無他人。獨預蕃宣之寄。如某者。稟資甚薄。涉世多奇。費日月於簿書。窘風霜於郵傳。雖處囊而立見。自愧無聞。金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路。踽踽窮途。肆法宮軫共理之良。而從臺受舉賢之詔。遽塵論奏。偶成誤墨之蠅。濫被選掄。豈稱乘輶之鹿。叨逾若此。報效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天奧學。冠壓羣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罔間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俾付於羣條。必參稽於輿誦。於何椎鈍。亦費陶鎔。某敢不力務中行。勉求實効。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簡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又代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憂虞實重。曾是迂疎之質。膺茲推擇之餘。庀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凋殘之俗。輯寧荒遠之區。參稽前聞。具載成績。衛文大布。馬遂至於三千。羊祜輕裘。田爰開於八百。克綏疲瘵。於變富強。闕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將絕。怯者拘小文而牽制。誕者張空簿以浮夸。井邑蕭條。版圖湮墜。豈特威權之素奪。正唯勞來之不先。匪求循吏之能。孰還平世之舊。如某者。秉心椎魯。降命奇窮。才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問羊問馬。旣乏於政聲。學箕學裘。又類於世業。幸邇朝列。誤玷薦書。嚴虎落以扞城。任當禦侮。佩魚符而臨衆。責在長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己。凌兢拜命。黽勉效官。請言忝

冒之由。實出帡幪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采葑下體之略。恕不求全。凡宣化以承流。必集長而去短。故斯屏陋。亦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齊封部。形格勢禁。庶成襟帶之勳。仁漸義摩。敢望袴襦之詠。

又代通張魏公啓

仰夫子之門牆。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緼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爲善類之宗盟。扶日轂於慶霄。握斗樞於宥府。入則贊一日萬機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焜煌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弓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交馳。舊疏果符於龜策。璽書狎至。陪都載綰於麟符。當虞舜之四巡。延晉文之三覲。運籌坐勝。聚精會神。錫鈇鉞以拊師。總江淮而分陝。落氍毹之危膽。沸鷗弁之歡謠。旂幟精明。鼓角謹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武。冠鉤衡於廊廟。下膏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踰躐孤蹤。每原念於衰宗。常屢投於化治。志勤事左。心親地疎。誤分邊壘之憂。幸効轅門之役。雖迹遙履舄。莫伸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效鐘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啓

考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諏日以澄官。敢寓書而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爲心。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爲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貔。旁穆萬屯之聚。載芟載柞。

俯綏千耦之耕。承里閭艱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孤壘。屬遽書之馳驚。紛疆事之釋騷。顧當地勢之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荷新澤以來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退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恭惟某官。經緯皇猷。彌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坏冶無心。俾小大而爲用。近東周行之彥。遠咨共理之良。何此屏庸。亦容忝冒。某敢不蠲除民瘼。和輯師屯。歌小雅鴻雁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慰安。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又代答教官啓

並玉關而出戍。已愧罔功。頒銅虎以分符。洊膺因任。方愧馳書之緩。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學闢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泮水之游。自幸衰蹤。獲聯王事。雖費日簿書之末。無預師儒。然遺風俎豆之間。冀資郡政。風飈載厲。燈火可親。願益厚於節宣。庶導迎於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啓

列戟相望。夙託門闌之舊。擁麾歸覲。復承矩矱之新。接武有期。拊躬載抃。恭惟某官。德隆民表。識貫邦儀。蹟陰陽消長之源。極文武弛張之用。河山帶礪。駢旄傳百世之盟。彝鼎蒸嘗。膺脈襲五王之慶。尙矣典刑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華問。大邦維屏。澤久浹於侯藩。太微積星。望夙高於郎位。越從

閒燕申命拊循。衡經律以參稽。權恩威而並用。魯公報政。方當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昔勤展對。今幸規隨。瞻遐躅以益高。策羸軀而自愧。受雄劇浩繁之責。竊有懼焉。承漸摩綏輯之餘。則知勉矣。氣和青律。日靖黃堂。願忠護於節宣。用事承於卷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啓

避蓋公之舍。夙願趨承。倚韓子之門。尙虞麾斥。敢陳尺牘。恪布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大忠於日月。際浩氣於堪輿。早抗危言。力扶正論。帝臣蹇蹇。豈容藜藿之干。王道平平。忍使荆榛之塞。風波萬里。金石一心。逮鼎鬯之承堯。首弓旌而聘說。兀中流之砥柱。坐閱頽波。澹似曉之長庚。獨高衆宿。浸孚輿論。見東宸衷共期三接之餘。亟奉四鄰之拜。某素心慕用。茲幸瞻依。秣馬膏車。已遡風於牆屏。執筆操牘。先展敬於緘滕。

謝單諫議舉自代啓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勤。焜耀奏函。乃有再出門闥之幸。洊膺睠獎。采切兢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無實而當者。亦爲欺人。雅道浸隳。公論益奪。材無定品。以造請之疎。數爲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爲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開耆英。力同蔽習。圖雋良於公舉。未得其真。借光寵於寒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遯遠之地。偶無營禱之嫌。表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諭俗。固靡暇於詳求。退以省躬。亦不容於輕受。既辱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

恩之辰。如某者。質本顓愚。學而固滯。酬酢未經於世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於程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乏臨政洩官之考。然參稽歲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賁飾於需章。悉控陳於前牘。幸售園棘。已傷鑒裁之明。敢料規蒲。重致品題之誤。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某官。道峻儒宗。望隆壽俊。每推賢卹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謀猷。首冠七人之列。旁求髦彥。衆先三日之瞻。曾是屏庸。乃叨甄拔。某敢不服膺故訓。嗣守家傳。永思義命之常。深警悔尤之發。於今日褒揚之語。不爲空言。庶他年進拜之間。少無愧色。

謝陳尙書舉自代啟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奏入宸闈。當拔豪英之萃。名傳朝路。乃收固陋之尤。共疑鑒裁之明。尙有毫釐之誤。竊以略函封牘。削之誠而求士。款昵之外。置門掃階。趨之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古所難。於今殆絕。矧列顧問。論思之地。而統俊髦耆艾之盟。前席後車。皆一時之盛選。東阡西陌。多昔歲之雅游。曷此需章。逮于賤迹。論舊則未嘗識面。度德則無所取材。過而舉之。必有謂矣。如某者。少雖志古。長未知方。繞斷簡以自封。睇崇墉而坐隅。弭節燕居之日。固願循牆。鳴珂法從之辰。豈忘投贄。始則以屏懦自薄。終則以疵賤自嫌。閱日月於丘樊。迄參辰於屏著。縱不獲譴。斯焉取知。曾謂未承警欬之音。屢借齒牙之論。重濡薦墨。俯慨枯荻。燕馬非生。聊示愛奇之意。晉貂難續。更懷代置之慚。佩寵既隆。循涯以懼。此蓋伏遇某官。提衡清議。推轂羣儒。遜于稷。遜于夔。蓋憲虞朝之盛。不如農。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內切揣量。若爲稱塞。某謹

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探典墳之蹟。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直躬。少答曲成之賜。

答詹秀才啟

束書以出。將遂遠游。行卷所施。宜於先達。曾謂嗜然之几。與觀賁若之文。伏惟茂才。韞積既豐。材華方茂。江山草木。共助發於英辭。門戶詩書。俾盡聞於情話。顧慚掃軌。虛辱啟關。北海尊空。誤墜禰生之刺。西江水遠。徒懷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啟

弭棹款扉。已起趺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賁若之文。荷意則勤。俯躬以忤。伏惟茂才先輩。久韜賢韞。深探詞源。琴書徧歷於四方。樽俎久陪於諸彥。有如孱陋。亦未棄捐。許其氣義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拙守。虛辱好音。扣劇孟之門。非其任也。閉顏淵之戶。竊有志焉。

中兩科謝主司啟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統紀。揣己初無其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榮不蓋愧。竊以自昔廣招賢之路。若時開入仕之門。衆俊朋來。烝髦輻集。略於始進。罔拘流品之濁清。考以終身。徐待是非之堅定。故上無甚重甚輕之弊。而下無必貴必賤之人。氣俗敦龐。風聲醇厚。高弗以此自滿。卑弗以此自慚。道喪質衰。辭繁用寡。執筆操牘。闕視承明之廬。躡屣擔簦。平步高門之地。一升俊造。

之列。旣爲騰耀之階。指日而須。若償所負。雖懷經濟之蘊。墮在冗散之流。抗顏議事爲病狂。刺口論文爲犯分。仰望雲漢。邈無津涯。異意者方痛詆而力排。知己者特熟視而竊歎。彼此之勢旣激。怨隙之萌遂形。間生英豪。大振頽靡。鄧攸在晉。不去王官而舉孝廉。德裕仕唐。恥與諸生而從鄉試。夫豈厭清華之選。又非避博雅之名。察其所存。則亦有說。蓋欲安常業於夸詡之際。抑澆風於奔競之餘。示以不爭。固將自反。惟國朝發進士之舉。肆紹聖立宏詞之科。屈宋比肩。淵騫接袂。然觀抑揚之深意。少知闔闔之微權。柳崇儀素號儒宗。晚紆武弁。韓黃門奮由世祿。嘗主文闈。俾於陟降之間。莫見厚薄之迹。凡名爲士。當識此心。如某者。章句諛聞。箕裘衰緒。信書滯固。幾類魯人之臯。涉世舒遲。殆同齊俗之緩。安晞駿軌。輒筵詞場。千里驅馳。變星霜於郵傳。連年膠擾。付編簡於塵埃。以椎魯僻陋之資。加廢忘扞格之久。應敵類夏侯之疏略。序事多馬遷之繁蕪。敢夢寐於末行。矧覬覦於疊中。顧淺繆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奇傑必出於斯。亦以疎矣。論科目之難尙。至鄙賤而益明。獨慚驚蹇之蹤。上致權衡之誤。此蓋伏遇某官。典司文柄。培養化源。爲桷爲桷。坐致羣材之用。采葑采菲。每思下體之遺。旁及孱愚。亦容忝冒。某謹當服膺古訓。尙志前脩。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里閭湮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遯遠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烝髦於萬寓。課以度程。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爲儒者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

心則呻吟估畢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稟顓蒙。志向疏闊。定交鉛槧。不知歲月之多。借助韋弦。未覺悔尤之寡。每因宴豫。竊自揣量。惟材譾。故不足俎豆英游。惟識既。故不足權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於寵利之疎。于命義而徵求。匪惟失己。飾庸虛而銜鬻。又復欺人。徒欲初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概視戚疎。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預懷蕪廢之慚。寬奔走之期。使尙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領此。斯蓋伏遇某官。翼宣天綽。弼亮皇猷。深惟封殖於丕基。疇若招徠於羣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粵縛燕函。列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遂逮於屏愚。某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蠹簡。倘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嚴州啟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職簡編於半水。幸陪屬吏之餘。揆日俶裝。指期斂版。竊以內外學官之設。舉選昔均。遠近闕次之差。流沉今極。弊云甚矣。議者厭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員之令。參其資格。既無退紉之嫌。賦以餽牽。復免滯淹之歎。矧席帡幪之庇。曲容鉛槧之寒。如某者。受性顓愚。降材椎鈍。晚菰早韭。夙屏迹於丘樊。朝蠶暮鹽。偶得官於庠序。前顧瓜期之邁。方思家食之安。清庶窳於中都。占閒曹於近甸。魏舒襍被。固竊自量。孫寶請隣。夫何不滿。重恃瞻憐之素。預寬曠敗之憂。恭惟某官。德峻儒宗。望隆民表。溫恭有恪。歷夷險而不渝。惻惻無華。冠簪宜而獨最。每獎成於後輩。荷長育之深誠。敢意屏庸。亦供指

顧某趨承惟邇。閭閻倍增。貢彝禮於緘膝。顧慚拙訥。遡餘光於榮戟。彌切戰兢。

通嚴州鄭教授啟

官牒推移。闕然覲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憑竿牘之傳。先效門闌之敬。竊以營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治之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共貫。尊疊嘯詠。每多離合之嗟。几案鞭笞。豈復漸摩之暇。至若有編簡討論之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恭惟某官。閎材英發。奧學精微。心追游夏之淵源。筆挾卿雲之黼黻。詞林藝圃。擷百氏之菁華。雋軌英躋。冠諸儒之領袖。小淹泮水。行踐石渠。及召駟之未驅。尙均茵之少遂。某甫茲捧檄。行卽升階。渴聞教載之餘。滌去顛蒙之蔽。坐糜廩稍。預懷駢拇枝指之慚。日接官曹。將丐補劓息黥之賜。

通張嚴州啟

伏審溫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歡動。不勝朝夕之思。一世瞻觀。獨任春秋之責。敬陳悃悞。上徹崇嚴。恭惟某官。傳世精忠。潛心正學。彌綸開濟。尙期素定於胸中。牧養拊摩。夫亦何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無息。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孚。而奪於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譏評交興。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顧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咸推牆仞。惟魏國旣行而復尼。惟衡山有韞而莫施。今茲一來。任是二責。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闔境之咸休。必將尊其所聞。奠而後發。臨事而懼。佩洙泗之格言。視民如傷。奉澗瀆之遺訓。使羣議蔑毫髮之隙。則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向風於焉效役。寫拙誠

於簡牘。敢爲駢儷之虛辭。委陋質於斧斤。尙賴琢磨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啟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非據之慚。不勝是懼。竊惟藝祖於寓縣汎掃之始。大輯羣書。太宗於疆陲警候之時。肇新三館。王猷未靖。戎務方興。屬此多艱。驚熊熊於郊野。曷其有暇。儀鴻鵠於園林。仰窺閎模。厥見深指。蓋豐功茂烈。非不足以曜威靈。碩畫老謀。非不足以供指顧。至於崇建治本。翼扶化基。將爲深長久之規。必訪希闊寂寥之地。乃輯墳籍。乃賓峻良。洗光濯翳於陳腐已蠹之餘。改容更貌於習俗共輕之後。若徒盛觀第可飾於太平。必有沉幾。乃見尊於英主。其用則晦。其理則微。跳盪馳驅。爭効於可知之際。宴談諷詠。潛扶於不見之中。間劇兩塗。弛張一柄。於今之制。此意尙存。一人厲精。綜覈於朝。百吏竭蹶。趨承於下。獨茲儒館。特異常僚。厚廩廣居。終日不離於筆墨。雅游勝踐。經年未識於符移。匪欲養高而忘考實。督之迫者。課每易塞。期之寬者。責反難酬。宜得軼材。以充盛選。如某者。質則甚滯。學而弗專。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壯齒。又湮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勞初志。誤見收於坏治。辱爲役於橋門。譴薄內慚。疏愚外見。置杯易涸。當思濬治之新。覆塊已枯。盍咎難培之舊。恍然自悟。惕若反求。甫及終更。力祈歸養。丐餘閒於定省。得畢願於講磨。詔旨甚嚴。私惊莫遂。思枯才竭。不能舒藻。而爲國華。識昧志凋。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汰斥。責以甄升。階是正之初筵。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懼亦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或濫。一夫差擇之誤。自此將輕。雖佩鴻知。恐累大體。此蓋伏遇某官道隆

平施義篤曲成。巢閣鸞鳳。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梓。悉由封殖之勤。雖如冥頑。亦佩光景。某敢不藏修暇日。玩繹前聞。名輩追隨。庶發難開之蔽。斷編展對。少償未足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其賜則隆。於禮爲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之論。請言其始。豈專爲恩某人。入紆淵謀。仰奉大對。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型。亦近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廡。無勞衡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如天外。不意北方之學。復到眼邊。

爲汪尙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納論思。每竊憂於累國。蕃宣屏翰。輒自詭於臨民。賁然書殿之華。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伏念某學樸材疎。齒衰志落。曩召從於蜀道。亟冠冑於禁途。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衆正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於餘年。曾謂曲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建邦經。愛惜人材。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於丘山。有如衰謝之踪。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之纖悉。當盡控聞。及未歸田里之須臾。用爲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啓

蠲豆籩之薦。聿脩宗事之嚴。躬井臼之勞。尙賴素風之舊。旣令龜而協吉。將奠雁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

嘉命。

答潘氏定婚啟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聞嘉命。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尙有加。可使效饁田之役。進修或怠。當令獻斷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啟

里巷東西。久矣論交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是惟二姓之歡。非由一日之雅。某少儀未習。迨此冠婚。伏承某婦禮既閑。稱於保傅。奉箕帚而來助。義亦篤於弟兄。操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合定婚啟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惇先契。某位長女順承之道。肄習未閑。伏承某英妙之稱。發聲惟舊。既奉導言之固。敢稽報聘之修。有若靖康以來。非無雅素。其自萊公以下。莫不寵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婉聽從。粗謹所職。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唱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啟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緒論與聞。曾是漸摩之舊。伏承令姪女素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尙蘄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三

書

與汪端明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諸竊惟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爲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尙不聞大有設施可爲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旣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爲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謫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因時賜書曲賜開諭幸甚癸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仲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警款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鄰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爲吾道賀今茲游膺召命聞旣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乙酉正月

開府既久。庶事諒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衆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甚。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文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餼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儻蒙付示。幸甚。乙酉四月。

恭聞入對。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冀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丁亥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置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爲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攷訂處頗多。近亦往問。

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癸巳

少稟。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向學。且練達世故。於流輩中不易得。願一聽警效。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旣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

奠居浸久。諸事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時。遇有訂正處。口授侍旁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待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癸巳

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願得親警效。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儻示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尙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爲詳備。今卽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尙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伺候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爲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爲厚幸。願不敢請耳。

某哀苦不死。行復禱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卻得專意爲學。遠去函丈之久。惓惓馳鄉。形於夢

寐免喪。決當登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屢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爲迎待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茗雪地近。亦當慮者。更覲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甲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繙閱否。默坐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盼。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擯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爲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沖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丈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甲午

某哀傷之餘。形神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爲有所邀求。尙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卽附刊於後。伊川言富靖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靜論春秋帖。舊卻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甲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向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啟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靜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

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卻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瀟篤勁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爲望。甲午六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警欬惟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叩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早付示。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爲斷也。甲午七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整因爲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甲午

與曾大卿原伯

往見三八舅亡，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脩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爲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表父

某區區之跡，自罹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秋偶復有冊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

半載沈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闊。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爲道義護重。

與張荊州敬夫

恭以某日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徯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儆戒祇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顓蒙鄙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爲日久矣。乃者免於憂患。適有教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尙容俯伏坐隅。側聆警欬以酬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繇此。

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國朝典故亦先攷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

大致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疎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孚於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所倚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朱侍講元晦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鈔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爲善。子澄之書云爾今

於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卻得面納也。迫行淩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尙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諭。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

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閒郡中有力。迺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婺州易傳已成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洒掃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教官之除。方俟告下。乃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尙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

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諭。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委謹厚士人釐正。噉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卽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倥偬。俟到臨安少定。常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頽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尙欲諮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轉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爲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卽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待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諮扣。爲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

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疏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聞蔡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諭。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敘。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尙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住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常得款曲商榷也。

某官下粗遣。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簡自恕。然殊未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末。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鄰牆。日夕相過講論。士子有志於此者。亦有一二輩。切磨工夫。初不歇滅斷續。又時閱來誨策厲警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侍坐隅。難疑答問。爲親切耳。邪說詖行。辭而闕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爲急先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不知吾丈以爲如何。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迪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

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知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論。初非以爲祕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机杼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爲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爲程文時。攷觀新說。餘習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婺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粗細行數疎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爲正。聞旦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款曲亦當令婺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爲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

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泝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祔事。卽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倘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乃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正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爲誰。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論。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屢下。黽勉復爲此來。昨日方條對。姑置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尙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嚮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爲懼。第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泝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如。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欬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爲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如何。知言疑義。亦俟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某官次輟遣。爲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淵奧。世故崢嶸。益知進步之難。倘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止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此與張丈訂正者。旣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於後。來諭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爲

一。旣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諭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詞耳。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諭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槩舉。知言。本文卻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卻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是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

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丈顧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強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正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至意耳。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更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尙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并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間。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旣以己午間易簀。酷痛冤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遠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裏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臬。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向無恙時。屢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慝禮。今不敢有違。

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俟暑退。亦欲稍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爲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未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繇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令鈔。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爲斯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俟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卻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卽當如來諭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撻誨。今專遣人往候起。

居。凡有可砭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他說否。卽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別紙批諭。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裏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向。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牆仞。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

種種之責。渠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爲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爲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鏤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鑒本例價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卻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尙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常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旣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爲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爲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議論。屢嘗玩釋。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卻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卻無病。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

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由也。今鬻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菴僧榜帖。

某闔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惰。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卻無斬獲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揣摩之失。儻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向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聞嘗有所是正。亦旣鏤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他祈厚爲斯文護重。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諭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西摧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尙留膝下。或已卽路。若遂成此行。與衆中質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窗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自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前。嘗爲太學解魁。近三兩歲來。卻都放下舉業。專意爲學。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呈。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偕來。不許過它齋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市間不得不如此過防。又衆中人亦多端。恐志未定。或易遷耳。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論。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此兵時。縷縷求教。此間方刊橫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讎校。昨見劉子澄說贛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鋟本也。洙泗言仁未合處。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急。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詰名數。蓋旣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凡百不

須聖念慮。周教授語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輒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序。經書之類。卻頗能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即便可止。得失皆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尙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爲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卽作韓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領。旦夕卽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錄。

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他不足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體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十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純。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踐徑者。亦有必待其情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鬻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謗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諭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爲幸。

某釁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丈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訴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肅然。無復他事。但與有志肯爲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鹵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爲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茶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攜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繙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爲恨耳。所諭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論。乃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爲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爲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弊。誠爲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認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爲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常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弊。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某茶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尠。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塊處爲學。殊無進益。差自。者。疊疊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卻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箴誨不爲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尙資稟。

甚可望。政坐謗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闢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爲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蜎蜎之轉者。但反覆思維。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旣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疎闊。故不欲攜行。只今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令且歸侍旁。唯復尙留滯。一聽裁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敢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甚倦倦。欲除職。卻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向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正未易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修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他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酬酢初定。但徵錄已逼進書。而其間當釐頓處甚多。自此卽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處。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旣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他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嫜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途諸公。無所親疏。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繇冒昧。敢乞厚爲斯文護重。

歲時黃仲本行。旣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嫜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自洗然爲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闔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爲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衆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做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婦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爲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迷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載。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輯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衆。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煥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尙茹蔬。此殊非便。切須稍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爲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覆藏。徒爲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爲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蚤了。爲善近事。邸報中當待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

附承起居。它所以時厚爲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質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湍度夏。想爲况甚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善。劉涇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爲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眞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爲幸。涇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所厚爲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禮典。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愒息何地。密菴去山大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卻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爲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爲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樸實爲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捄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頹弛。惟覲繼此時。賜矻治。不勝厚幸。石子重。袁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卽在數月間。日

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霧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脉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較。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早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緡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滂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慙。不卹緯之慮。在事者踪跡素疎。既無繇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滿懷悞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鉛槧。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向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迓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愈。調護莫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俟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冗食冊府。已十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晦昧。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寬暢。然後充大長楸也。靜江近復喪偶。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某冗食館下行。已及期。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尠。雖私懷慙。不卹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芮氏嫺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偶後。頗無況。求去見卻。勢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縉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爲郡。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惓惓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爲。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爲天下痛惜。不知旅匱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卽之官矣。它惟厚爲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殂。乃是見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爲。非中道也。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敦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愜。蓋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起。旣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

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厚爲道義護重。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旣下。又許徑之官。恩意旣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爲己甚。恐須勉爲一起。以承領上意。况今陳相爲帥。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卻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紛。切乞深入思慮。爲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迺吏并乞催趣赴任。皆得指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卻是熟事。甚易爲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爲鈔。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卽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稟。它祈爲斯文護重。

